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王頎修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七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别錄第十六　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大夫祭其祖之禮

案特牲少牢皆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為重也推而

上之天子諸侯爲耤東耒躬耕以供宗廟之粢盛
蓋亦首重此矣士虞禮尸入之後亦先九飯而後
三獻略與特牲禮同故篇首亦曰特豕饋食凡孝
子養親曰饋養昏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祭禮
黍稷之設必主婦親之皆此義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是天子
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
存異郝氏敬曰曲禮大夫以索牛是大夫亦大牢

也聘及公食大夫禮皆太牢以待卿大夫而王制諸侯社稷皆少牢郊而特牲是天子有時用特牲作者但敘禮隆殺非定特牲為士少牢為大夫也案禮有時從其隆則大夫或可用牛舊說以索牛為天子之大夫蓋未可泥若郝氏以特牲少牢不定為士大夫之別則尤非也孟子言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士虞特牲皆三鼎為士禮少牢五鼎為大夫禮無疑矣士喪遣奠用少

牢盛差莫非常禮也聘及公食皆大牢以待大夫士蓋賓客之道文而繁故視事神之儀物不同耳通論穀梁氏亦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七廟五廟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張子曰宗子者謂宗主祭

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朱子曰士大夫始祖之祭春秋如單氏尹氏王

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

必有大祖又如詩說南仲大祖是文王時人至宣

王時為大祖又如魯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也

又曰程子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

三廟一廟以至祭寢皆及高祖此最為得祭祀之

本意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案大夫三廟而此經所祭惟一廟則亦犆祭也若祫祭則當迎祖禰至大祖之廟而祫之矣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大夫有大祖廟也時祭有四曰祠曰禴曰嘗曰烝此天子諸侯之祭也春秋傳昭元年趙孟將烝于温則四者之名通乎上下矣四時之祭有犆有祫玆特見其犆者耳　特牲少牢皆無言及廟主之文漢儒因

謂大夫士無主然左氏傳哀十六年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杜注云祏藏主石函則大夫有主矣大夫有主則士亦未必無之若無主則廟中以何者依神而祖禰何以别乎此經不言主者亦以殖祭無迎主之事故也夫婦同几精氣合則或有男主無婦主與　又案或以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得立五廟非也先王之法贄物從異以别其等差廟數從同以定其名分唯異故位雖相近

而贄物必殊如大夫鴈卿羔孤皮帛三公璧也唯同故爵雖相懸而廟數則一如畿外則九命之上公與五命之子男未成國之附庸同五廟以有君道遠乎王而其尊得伸畿内八命之公與四命之大夫同三廟以純乎臣道近乎王而屈侯國四命之孤與再命一命之大夫亦同三廟其義一也

少牢饋食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

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　賈氏

公彦曰地官充人職掌繫祭祀之牲拴祀五帝則繫

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云牢閑也必有閑

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若豕則曰豢牛羊豕三

牲具為大牢豕亦有牢稱詩公劉云執豕于牢

案牢者養牲之所牲有六而馬不常用犬與鷄又最

小故以三牲為主而以牛為大牲用一牲為特二牲

以上稱牢三牲具牛最大為大牢二牲則羊豕為少

牢士祭用特牲一豕而已大夫加隆故用少牢

通論國語楚觀射父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

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

日用丁巳巳音紀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事用柔日賈疏曲禮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内事謂冠昏祭祀外事謂征伐廵守之等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巳辛癸為柔日必丁巳者取

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必先諏此日乃筮

楊氏復曰特牲不諏丁巳日者士卑禮殺不如大夫也　敖氏繼公曰此指筮日之日所謂諏日者也

先諏是日至其日乃筮

筮旬有一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　賈疏據用巳一日而言若用丁則以先月下旬丁筮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乙之等皆然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旬下旬者吉事先近日故也　敖氏繼公曰以丁若巳之日而筮旬有一日則所筮之日亦丁若巳

可知矣以丁巳之日而筮丁巳乃云旬有一日則是并筮日之日而數之也古者數日之法於此可見

案筮必旬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周官大宰職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疏前期十日即是祭前十一日天子祭禮日與尸皆用卜也

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朝直遥反下朝服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家臣主筮事者賈疏雜記大夫士筮宅亦云史

練冠長衣是史主筮事也　賈氏公彥曰主人西面于門東者為將筮也下文為期于廟門外主人門東南面注云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臣有君道彼不為卜筮之事故南面也　敖氏繼公曰朝服大夫士以筮之正服也史亦公有司也周官筮人職中士二人史二人士冠特牲言筮人此言史盖互文也大夫筮亦朝服者降於卜也雜記言大夫卜宅與葬日云占者皮弁又云如筮則占者朝服是其服異也

案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此似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為不純凶之服者則大夫有家臣為筮史鄭似得之然大夫士之臣或不必有能筮者則公有司亦或兼用與冠特牲皆云門中闑西閾外是距門近也此云廟門之外門東下云史西面于門西不言閾外則在門霤之外而距門稍遠矣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賈疏大戴禮文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　賈氏公彥曰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直舉一日以丁

當亥而言餘或以巳當亥或以丁當丑皆得用之也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于大廟文二年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昭十五年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桓十四年書巳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也李氏如圭曰筮不同士禮使宰贊命者蓋辟君　敖氏繼公曰惟云丁亥特見其一耳亥為六丁之末故設言之末者且用則上者可知矣巳日亦宜如之大夫三廟其常祀自曾祖而下此惟言皇祖者亦見其

一耳
案疏引春秋諸祭日見凡柔日皆可用不但丁巳也
上云丁巳亦舉之以見例耳歲事四時之祭事春露
秋霜之義亦不疏不數之期也則歲以四舉明矣稱
祖之字諱名不諱字如子思作中庸稱仲尼是也注
謂大夫因字為謚蓋生時名字兩稱卒哭乃諱則諱
其名而專稱字字有謚之義非以此直為謚法之謚
也以某妃配某氏所謂同几精氣合也陰統於陽故

但祭其祖而妣已蕪之矣若祖歿而妣尚存者不用此辭可知也以某妃配若言伯某之妃也又舉某氏以實之

存異鄭氏康成曰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賈疏必須亥者陰陽式法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

辨正楊氏復曰上文日用丁巳謂十干丁日巳日也来日丁亥亦舉一端以明之耳如鄭說則不論十干

之丁巳專取十二支之亥以為解疏又從而為之辭滋繆矣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賈疏引易者證蓍有神故擊而動之也　賈氏公彦曰史既受主人命乃右還向門西西面以其用蓍為筮因名蓍為筮兼執韇者已用右手抽上韇此又用右手抽下韇是二韇兼執之也　敖氏繼公曰擊筮

者為將述命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述命者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　敖氏繼公曰大者尊之之辭假爾大筮謂假借爾大筮之靈以問於神也有常謂其常常如此也言每有疑事則必問之而不敢專決所以見其敬信之意孝孫某以下

之辭所謂述命也　郝氏敬曰特牲筮不述命此述命禮盛也

案有常謂其斷吉凶不差忒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述命訖乃連言曰假爾大筮有常此是即席西面命筮與述命同為一辭者

案假爾大筮有常乃承擊筮而發端之語其下乃述命之辭賈氏謂述命訖乃連言倒矣

乃釋韇立筮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賈疏卿大夫之蓍長五尺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蓍長對士之蓍三尺坐筮為便若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　敖氏繼公曰立筮而又在門西皆大夫之禮異者也

案立筮故不設席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

正義鄭氏康成曰卦者史之屬也賈疏筮是史故知卦者史之屬

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板賈疏書卦於木

木即板也史受以示主人使筮史以示主人賈疏卦者卑故還退占東面旅占之　敖氏繼公曰此卦者坐亦與筮者相變也上木畫地者也下木板也退退于其位也不言其位亦西方東面可知占者亦當三人大夫廟門外之位其有司之西方東面者惟此耳蓋筮者有事于神故不為大夫而變位也

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

正義敖氏繼公曰既筮釋筮于所筮之處至是乃就

而犢之也犢筮而兼與卦執之以告亦與士禮異者也　鄭氏康成曰從者求吉得吉之言賈疏主人之祭本以求吉今筮而得吉是從主人本心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乃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　楊氏復曰筮日即戒故云乃不云厥明也　敖氏繼公曰官戒謂某官戒某人以某事也宰宗人乃官之尊者故

見其所命者以明之有司羣執事之位當在門東東上大夫之宗人亦私臣爲之自此以下諸官司馬之屬皆放此　郝氏敬曰命爲酒者祭用酒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即此也

案官戒總戒凡共祭祀之官宗人與宰乃分命焉天官大宰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又春官世婦掌女宫之宿戒祭統先

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一官戒中兼内外官之散齊致齊皆統之矣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巳　敖氏繼公曰此遠日對筮之日而言即所筮不吉之日也至此日又筮旬有一日也此文當承占曰從之下欲終言上事故至是乃見之

案特牲筮不吉則筮遠日即時并筮之此越十日而

又筮大夫禮隆則其為時優裕也君祭以孟月君祭而後大夫祭若俱以遠日則大夫之祭有時逮仲月之末旬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筮日者以日月往来吉凶無常也古人舉大事必擇以元辰占以卜人朝服以致其誠唯有道之君子能誠而不雜所以筮日而日無不吉也

案曲禮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特牲少牢皆吉事

故先筮近日不吉則更筮遠日也曲禮又云卜筮不過三故賈氏謂筮上旬丁巳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旬丁巳又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丁巳不吉則止祭然此經惟有筮遠日之文無三筮之法則所謂不過三者殆併再筮不吉因而不筮所用之日而數之與張子以為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而祀不可廢極得禮意張子說載特牲禮

右筮日

宿注宿讀為肅古文宿皆作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祭前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

李氏如圭曰宿諸官宜在宿尸之後宿尸夕為期則宿前於祭一日　敖氏繼公曰宿謂宿賓以下也是亦官宿之大夫於助祭之賓為踰等故不親宿此宿當在宿尸之後言於此者為下文節也

前宿一日宿戒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肅諸官之曰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為尸者又為將筮　賈氏公彦曰宿宿諸官之曰也前宿一日為祭前二日諸官唯一肅尸再肅重尸也宿與戒前後名不同今合言之者以前有十日之戒後有一日之宿若單言戒𡙁同十日若單言宿嫌同一日故宿戒並言明其别也　敖氏繼公曰宿戒尸者凡可為尸者皆宿戒之為將筮也此宿戒蓋亦使人為之尸未筮則未成其尊宿前一日又宿戒尸

亦尊者之禮異也

案宿戒尸謂宿曰戒尸也明日將筮慮其人或有疾病事故不得為尸故早戒之其無他者乃以筮也此云戒及筮得吉而宿乃云宿則宿重於戒矣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歳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字朝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

父尊鬼神也賈疏曲禮父在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若然凡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知上某是尸之父字下某是尸名也死者不稱名而稱字是尊鬼神也　不前期

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

郝氏敬曰明日朝謂祭前一日早也筮尸筮男尸妃無尸　敖氏繼公曰此筮日筮尸之辭皆不言筮之亦與士異

案特牲士禮無十日前筮日之官戒故得與人君同

三日筮尸容宿尸宿賓視牲視濯也少牢大夫禮則

前一日筮尸不𡙡太促者以筮尸之後惟宿尸而已不親宿賔不視牲視濯也不親宿賔者大夫賔卑故但遣官宿之不視牲者并視牲視殺為一事不視濯者并視濯視爨為一事禮下於君而諸事位置得宜不嫌其促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諸官散齊至祭前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致齊士早不𡙡故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

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
前一日筮尸並宿諸官致齊
案大宰職前期十日卜日遂戒鄭注十日容散齊七
日致齊三日既卜戒百官以始齊賈疏前期十日者
明祭前十一日既卜遂戒使散齊致齊又祭統云先
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則
散齊致齊先期十有一日於卜日吉之時一并戒之
非十日前卜日吉但戒散齊三日前卜尸吉復戒致

齊也惟士無散齊僅有致齊乃於祭前三日卜尸得吉之時而戒之若大夫祭前一日筮尸已屬致齊之第三日矣盱謂吉則遂宿尸者特宿之使來非宿使致齊也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

正義鄭氏康成曰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賈疏此重解上文宿是此宿尸後事置於上文者為前宿一日宿戒尸之故其實當在此重宿尸之後也祝為擯者尸神象　賈氏公彥曰

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共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唯有祝擯而已

敖氏繼公曰祝為擯與特牲祝致命之意同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

正義賈氏公彦曰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鄭注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徑南面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　敖氏

繼公曰不待其許諾而即再拜稽首亦異於士以上之儀當略與特牲同以其有成禮故略之而不言

鄭氏康成曰告尸以主人為此事來宿

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

正義李氏如圭曰祝釋辭尸乃拜異於士　敖氏繼公曰主人拜而後致辭故尸答拜而後許諾尸所以答拜者以其未許諾故也主人又拜者所以見其不必答已尊之

主人退尸送揖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不拜者尸尊　賈疏凡賓主之禮賓去主人皆拜送今揖不拜者以大夫尸尊故也　敖氏繼公曰尸雖不拜送猶揖之凡尸與主人為禮於其家者皆變於賓主之儀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即改筮之不及遠日

案敖氏謂所改筮者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為尸不復筮猶張子筮日之意也蓋筮日既吉官戒具脩

不可因筮尸不吉而中止故當然竊意爲尸者預擬三人而筮之再不吉則用其又次者是亦禮成於三之意

右筮尸宿尸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期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賈疏特牲云厥明夕陳鼎於門外下云請期曰羹飪是夕時則大夫爲期亦夕時可知　既宿尸反爲期明大夫尊宿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

人宿之　賈氏公彦曰宿尸及宿諸官與為期皆於祭前之日也　敖氏繼公曰既宿尸反而為期是其事相繼也然則鄉所宿者皆不在可知大夫宿與為期同日此時又未有賔皆大夫禮異者也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比毗志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南面者有司羣執事之位北面大夫宜鄉之亦大夫禮異也　鄭氏康成曰比次

早晏在於子也賈疏冬日夏夜長短不同是以推量比次之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賈疏特牲主人門外西面士卑故也為期亦唯尸不來也賈疏賓等並來唯尸不來主人南面亦為無尸也

案注疏謂唯尸不來其餘並來敖則謂眡宿者皆不在故直有有司羣執事也蒙上文言之敖說密矣

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

正義鄭氏康成曰旦明旦日質明　敖氏繼公曰惟云乃退是主人不送也下篇不賓尸云衆賓出主人

拜送于廟門外此退而不送則衆賔不在可知既退

有司乃宿賔

通論李氏如圭曰周官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謂此旦明之時

右為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

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

退

正義賈氏公彦曰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曰士卑不嫌與人君同大宰職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是別日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封擊告備乃退者此大夫禮視牲告充即封擊殺之下人君故同日也祭義云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于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于門外者辟人君也　敖氏繼公曰東方視殺之位亦宜當塾少南此異宰宗人之位亦與特牲

異宗祝之位者同意牲亦當在東方少南有司牽羊豕則東之而東足也乃退謂主人　鄭氏康成曰封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文也

尚書傳羊屬火豕屬水　賈疏羊屬火司馬火官還使封羊豕屬水司士乃司馬之屬擊豕不使司空者諸侯兼官大夫職職相兼也

欿

案東上羊在東豕在西也有二牲則腊不陳故不言

右視殺

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概古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雍人掌割烹之事者賈疏周官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饔人職文

敖氏繼公曰概猶拭也既筮日而宗人命滌則有司於祭器皆已濯之矣故至此但概之為去塵也鼎匕俎皆牲器故雍人概之于雍爨之上以其類也下

文概甑甗匕敦于廩爨其義亦然雍人見公食禮

存疑鄭氏康成曰爨在門東南統於主人

案吉事爨在東方故陳牲槩器皆於東方主人就牲所視之耳非統於主人之謂也北上羊爨在豕爨之北

廩人槩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甑子應反甗疑戰反劉音彥敦音對注古文甑為烝

正義鄭氏康成曰廩人掌米入之藏者賈疏地官廩人職文匕所以匕黍稷者也賈疏上雍人云匕者所以匕肉此廩人所掌米故云匕黍稷也

賈氏公彥曰考工記陶人職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敖氏繼公曰廩人與雍人對言則是掌為饎之事者也甗如甑蓋有底而無孔所以盛米也甑則炊之匕則出之此四器與畁匕俎皆陳于外故雍人廩人分概之廩爨亦北上

存疑鄭氏衆曰甗無底甑　鄭氏康成曰甗如甑一孔

案後鄭言一孔猶先鄭言無底一也甑七穿以竹箪藉之所以炊也甗若無底則未知何以用之或云加

於甒上甒不小矣何用加也敖氏以為有底無孔而用以盛米者得之然則此所溉者其二甑二甗二七四敦與

司宮溉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溉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甫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賈疏下文

司宮筵神席于奥此掌豆籩之等故云攝官　放猶依也　敖氏繼公曰司

宮主陳設此器故俱槪之勺爵觚觶槪之則隨實于
篚不待其卒槪也勺亦實于篚者為將洗之也饌之
盖於北堂放于西方以次而西也下篚亦饌于房俟
事至而設之不言陳几之處特牲禮几席陳于西堂
郝氏敬曰房中之篚盛主婦獻酢之易爵也
案先槪之繼乃分設之几洗篚三者拭之而已統言
之則亦曰槪也其設於房中自北堂之東墉下而陳
之以至於西豆最東籩次之篚又次之堂下之篚又

次之　又案周官大小宗伯大祭省牲鑊視滌濯肆師視滌濯詔相其禮宰夫從大宰而視滌濯天官世婦帥女官而濯概為齍盛盖祭尚蠲潔故天子內外官備而致謹如此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諸侯具官大夫攝官要無不外內致其潔者

右概器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正義敖氏繼公曰三鼎羊魚腊二鼎豕與膚膚鼎亦

在豕鑊西者以膚在豕鑊故也魚腊自有鑊未升之時其鼎乃從羊者以膚鼎從豕之故而為之也葢此鑊四而鼎五若鼎各從其鑊則豕鑊西之鼎二羊鑊西之鼎一嫌其輕重失次故以魚腊之鼎從羊見其尊也不云爨而云鑊者據鼎實之所從出者而言是篇獨著鑊西之鼎位以其異也士禮三鼎無嫌故不見之　鄭氏康成曰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肫骼正脊一脡脊一橫

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二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胖音判髀筆侍反又彌禮反臑奴到反又人于反膊祥匀反音純與肫同脡體影反又弟鼎反注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今文並皆為併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膊骼股骨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賈疏先前者正脊也先後者短脅也代脅最在前也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脡郤後名橫脡者取脡脡然直後言橫者取潤於脡凡名脊皆隨形名之唯言正者以義取稱焉屈而反猶器之綼也賈疏言綼者指脊脅不取肩臂臑膊骼也並併也脊脅骨

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為尸主人主婦　賈氏公彦曰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下言皆二骨以並見一體皆有二骨也凡牲體四支為貴故先序肩臂臑膊骼于上是尊然後序脊脅於下是卑皆二骨以並據脊脅言也祭肺貴序在下者不與外體為尊卑之次　敖氏繼公曰升謂升於鼎也牲體盡在鑊惟神之俎實升於鼎其餘則皆自鑊升於俎也正脊之屬用二骨乃皆

云一者則是但以其名相别耳不繫其骨之多寡也脊先前脅先後亦禮貴相變也腸三胃三者少牢之俎五而已腸胃不得别俎故但附於其牲也附於其牲則其數貶焉而止於三亦如特牲豕俎膚三之意也大夫或用大牢而俎若九若七則腸胃别俎得充其數此制於公食大夫禮見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骼觳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横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

也正脅之前則膉也肶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肶骼𣪠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六而爲九二𣪠正祭不升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膉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膉而爲二十有一去二𣪠而爲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則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下篇𦓤奠羊

左胖亦如之四髫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所謂豚解也若夫吉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孰其殽謂體解而孰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朱子曰豚解之義陳説得之二十一體則解脊爲三曰正脊曰脡脊曰横脊凡三兩胉各三曰代脅曰長脅曰短脅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

三曰髀曰肫曰骼凡六通爲二十一體凡牲與腊皆
是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
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而鄭注云
凡牲體之數備於此初不及他體也而周官内饔及
此經士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
計其數之不足盖其跡略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
髀而以兩觳足之蓋見此經後篇猶有脡及兩觳可
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

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觳亦非正體又何為而取之邪為說雖巧而近於穿鑿不可承用

案祝牲俎用髀腊亦兩髀屬於尻則股骨三當數髀而不當數觳明矣觳與骼為一故特牲主婦俎觳折則折骼之下而骼亦不全也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與上經升羊者皆出自鑊而入于鼎其文之序則始於肩終於肺與下經之出於鼎而載於俎者同以其出入先後之節攷之似正相反然則此所云者但據其已在鼎者上下之次而言非謂入鼎之序亦然也葢與下經之文雖同而意則異矣

鄭氏康成曰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賈疏禮記少儀文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

敖氏繼公曰膚九者與其牲異鼎不視腸胃故得充其數焉司士不倫膚以其早也先魚腊實之者為與豕同鑊因便也既實則遷之於腊爨之西南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士又升副倅者賈疏倅亦副之別名以其副牲鼎故云副倅也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　賈氏公彦曰下經文司士三人則此升豕魚腊宜各一人　敖氏

繼公曰鼎謂實於一鼎也牲一胖而腊一純亦大夫禮異也不言髀不升可知也每於將升之時則舉鼎以就其鑊而他篇言腊者皆不言其物而此云用麋經特於此見之乎

案下經祝俎腊兩髀屬於尻則此之髀不升不必言矣特牲注云士腊用兔蓋以大夫用麋差次而億之耳敖云經特於此見之者疑用兔之説為未必然也

卒脀皆設扃冪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

胥支膺反注古文羃皆爲密

正義敖氏繼公曰陳于東方亦當塾少南鼏不陳於此亦異於士　鄭氏康成曰北面北上鄉内相隨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甒文甫反

棜於庶反注古文甒皆作廡今文冪作冪

正義鄭氏康成曰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

賈疏特牲用棜仍云禁此改名棜是優尊者若不爲神戒然鄉飲酒雖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尊常飲酒異

於祭祀也 敖氏繼公曰㮰即所謂㮰禁也惟言㮰文省耳設尊即加冪者甒其無蓋與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枓音主

正義鄭氏康成曰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賈疏士冠直言水在洗東士昏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凡此等其禮具在此餘文不具 敖氏繼公曰枓者沃盥與洗用之加于罍上經言罍水者惟此與大射燕禮耳然則士之水器其異於此乎凡沃洗及盥

于洗者皆用枓經特於此見之

案經例水篚皆與洗並時而設此獨設洗於溉器時後方設水篚者先溉拭洗器而設之至此乃實之以水篚初在東房至此乃設之於阼階東南也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

正義鄭氏康成曰改更也為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敖氏繼公曰注云此者見其異者此耳

賈氏公彥曰前司宮饌豆籩放于西方今實

之乃更設于房中南面如饋之禮此大夫禮威儀多也特牲士禮視濯時豆籩鉶在東房至實豆籩時直云陳于房中如初是不改豆籩之處因而實之此士禮威儀略也　敖氏繼公曰改饌乃就而實之大夫禮異也此亦司宫主爲之

案豆籩設如其陳之左右不如其東面者若如其東面則象於當祭矣懼褻陳也陳之亦近東墉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尸將盥賈疏特牲直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内之右不言其人未聞也以彼下文始言祝筵几于室中知非祝也　敖氏繼公曰其設如士虞禮惟異處耳

通論郝氏敬曰特牲禮殺執事人寡以預爲敬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敏爲敬殺牲概器皆當日爲之昕以異也

右實鼎陳設器饌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將祭也　敖氏繼公曰更言朝服者嫌祭服或異於前也阼階東亦直東序後放此

主人既視殺而退至是乃出立于其位也

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奥席東面近南爲右　敖氏繼公曰司宮不設几以祝接神宜使其尊者也公食大夫禮司宮設几　賈氏公彦曰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而

祝設几者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

右即位筵几

主人出迎鼎除冪士盥舉鼎主人先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賈疏特牲主人降及賓盥士禮自舉鼎大夫尊不舉故不盥　敖氏繼公曰主人未入室而先迎鼎且不舉亦大夫禮異也除冪示有事也士盥於外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

於楙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枋 覆芳屋反枋彼映反柄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尊兩甒也　敖氏繼公曰蓋冪蓋尊之冪也此時即徹冪而加勺亦變於士　賈氏公彥曰玄酒不酌亦加勺者重古如酌者然

案二勺上既摡之矣此復洗之重酌奠之器致其潔敬也特牲記不云洗亦洗可知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 相如字雋

息亮反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也賈疏天官內饔掌辨體名肉物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 敖氏繼公曰雍正雍人之長府其佐也匕先俎後變於君禮也贊者二人故云相從嫌並行也 李氏如圭曰鼎五而俎六一為肵俎 郝氏敬曰司士贊者助司士執俎者也俎從匕匕從鼎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為下匕皆

加于鼎東枋

正義鄭氏康成曰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膚爲下以其加也賈疏羊無别俎而豕有膚俎故謂之加以加爲下也　賈氏公彦曰洗當東榮近東也陳鼎當東序則近西也而言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洗相當也

敖氏繼公曰膚爲下陳鼎于外之時則然矣見於此者蓋要終言之以其出於豕且與之同鑊嫌宜在魚腊上也加匕東枋便匕者之執也既錯鼎加匕則右

人及執匕者退惟左人待載

案當序東西節也南于洗西南北節也

俎皆設于鼏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

正義鄭氏康成曰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鼏賈疏羊俎在羊鼏西肵俎在羊俎北不繼鼏明不當鼏也若繼鼏當言在鼏西也敖氏繼公曰後言肵俎亦以設在後也執俎者既設俎乃退

宗人遺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長知丈反注古文枇作匕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所遣者二佐食三司士也云賓者省文耳此佐食賓也司士私人也就主人謂立於主人之南西面也既乃序盥復位乃序進匕也云長匕則匕者亦有先後矣舉者匕者異人亦大夫禮異也

鄭氏康成曰主人不朼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

李氏如圭曰此臣也而云賓者祭以得賓客之助為榮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長朼者長賓先次賓後也

案下文明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升之者即朼之者也據公食禮大夫長匕舉鼎之左人載士虞禮佐食及執事舉鼎入長在左左人匕佐食及右人載皆一匕一載對言若一人匕又一人升則無位置之法矣注以賔爲長賔次賔於下經不合
又案易稱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百里者諸侯之象是諸侯於廟祭匕牲薦鬯必親之也周官大僕贊王牲事注謂殺牲匕載之屬是天子亦視之也少牢大

夫不親匕下人君也特牲士親匕卑不嫌也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没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其載于肵横之皆如初為之于爨也注今文切皆為刌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賈疏孔子割不正不食午割使可絶也勿没爲其分散也肵之為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賈疏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事尸尚心舌

心舌知滋味賈疏特牲記注云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也若然舌之所嘗五味乃是心之所知酸苦也故心舌并言之

敖氏繼公曰特牲記云舌縮俎此云横之葢於俎為縮於載者為横然則肵俎亦有此執之以載者明矣皆如初為之于爨者言此切割之制與為之於爨之時無以異也心舌載于俎皆二以並羊左而豕右與

李氏如圭曰午割勿没縱横割之勿絶其中央少許

賈氏公彦曰皆如初為之于爨者以前實鼎時不見心舌嫌不在爨故明之皆者

羊豕皆有心舌也特牲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即是未入鼎時則制此心舌然也既未入鼎先制之是為之于爨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羊豕之心舌蓋俱在羊鼎故惟上利升之此載者蓋南面

案利即佐食特牲亦云利洗散獻于尸大夫佐食二人以上下為别升取眆杝出者而升之俎也羊之心舌在羊鼎豕之心舌在豕鼎皆上利升之者重肵俎

也先就羊鼎升羊心舌既乃與載者南行就豕鼎升豕心舌敖氏謂羊豕之心舌俱在羊鼎故唯上利升之非也若羊豕之心舌皆在羊鼎是味相雜矣上言匕加于鼎皆東枋則朼者西面升之

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肵俎既載則執俎者以錯于故處而佐食遷之也西縮猶西肆　郝氏敬曰佐食獨遷肵俎於阼階西者肵俎尊不與衆俎同處也

案此佐食即上利也還肵俎固是尊之亦不欲其妨也乃反反于羊鼎之東以待𠃰升

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横節也賈疏左傳昭二十五

年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為之金距彼距在鷄足為距此俎距在俎為横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中足為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距即指此俎距而言是距為俎足中央横者也　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　賈氏公彦曰牲體多少一依上文重序之者以其載俎時恐與入鼎時多少有異也二肺具辨長短及切者入鼎時未制也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者此是在俎之次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臂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脊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

臑正脊脡脊橫脊代脅長脅短脅肺腸胃膞骼也此經節折前體肩臂臑兩相為六後體膞骼兩相為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爲六脊有三總為十九體唯不數㲉二通之為二十一體二㲉正祭不薦於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具於此　敖氏繼公曰此先言其出於鼎之序後言其載於俎之次也出於鼎者其序如此則其在鼎上下之次亦可見矣脊脅肺不言腸胃可知也凡吉禮之大牲其俎實體骨之名與其出

鼎及載之次見於此

案重序牲體者固以明升俎與入鼎多少無異亦見神尸之俎無一不自鼎升他俎則無是也及俎拒言腸胃横諸俎垂之而及拒也二肺不於入鼎時制之者舉肺小而長午割之不提心祭肺須刌必俟升俎時制之方不散亂也其載之次與升異者鄭云升之以尊卑蓋四體尊於脊脊尊於脅也載之以體次蓋肱在前其中脊脅股居後也復言肩在上者上文直

言兩端不分上下故須別言之也節折十九體之外所不升者兩髀耳其右髀祝俎所用也賈氏言不數二轂非也胳轂相連為一體詳見上實鼎章朱子說

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特牲文賈疏郊不敢以食道檀弓文賈疏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賈疏公食大夫鄉飲酒牲體皆進腠腠是本是食生人之法此言進末末為終謂骨之終食鬼神之法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賈疏羊次其體即上經上利升羊以下互

相見者羊言體亦進下豕言進下亦次其體也　敖氏繼公曰進下謂以每體之下鄉神位也載時則但為鄉俎之右耳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鮒音附腴有音又

正義敖氏繼公曰縮載謂載而縮俎也右首據載者視之而言也魚之進腴猶牲之進下也魚以腴為下鬐為上右首而進腴則亦寢右矣士喪奠用食生之禮其魚則左首進鬐與此異士喪奠魚九而為三列

此其列亦三而每列用五與　鄭氏康成曰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

存疑賈氏公彦曰凡載魚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也鬼神進腴腴是氣之所聚也生人進鰭鰭是脊生人尚味也正祭與賓尸載魚禮異又與生人食禮不同賓尸之禮載魚横之於人為縮於俎為横蓋乾魚則進首也少儀濡魚則進尾是天子諸侯繹祭也蓋天子諸侯繹祭乾濡皆有乾魚則進首濡魚則進

尾賔尸加膴祭故少儀云祭膴

橥乾魚在俎皆縮載賔尸禮魚横載之據執者言耳

注疏謂賔尸載魚與正祭異者非也士喪禮殯奠魚

左首進鬐未忍異於生也塟奠及士虞皆如之公食

禮魚寢右注云進鬐也則食生之禮皆左首進鬐可

知疏以為皆右首非也然則乾魚但以左首進鬐右

首進腴為人與神之殊而縮於俎則一耳濡魚進尾

而以右腴右鬐為冬夏之别則横于俎矣凡有鮮魚

之俎者類然專指繹祭亦屬臆説

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羊豕凡腊之體骨及載在此

敖氏繼公曰腊一純而俎則肩臂臑膞骼各二而脊之數亦倍於牲其載之次左右肱股皆二體以並而右為上也

案腊亦體解但羊豕則專用右體而十有一腊則兼左右體而十有九耳

膚九而俎亦横載革順

正義鄭氏康成曰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　賈氏公彦曰上牲體横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横載以明之此膚言横則上羊豕骨體亦横載可知也革順謂以此膚之體相次而作行列以膚革相順而載也　敖氏繼公曰横載者載而横於俎也上俎云進下即横載也故此亦之

右舉鼎載俎

卒晉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户内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納祭也　敖氏繼公曰祝先升亦大夫禮異也祝南面負墉

主婦被

案召南詩被之僮僮毛傳云被首飾也鄭箋云此即周官所謂次也孔疏云被即次也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第長短髮爲之據此則被乃婦人首飾之

名周官追師掌王后首服副編次注䟽謂三翟衣首服副副所以覆首鞠衣展衣首服編編編列髮爲之褖衣首服次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禮記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詩衛風副笄六珈此副也詩召南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此主婦被則次也

錫衣侈袂衣如字注今文錫為緆敖云當作緣音彖從之下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錫緆通皆當作緣字之誤也緣褖通內司服職曰緣衣素沙是也內子祭服緣衣而又

侈其袂焉所以甚别於士妻之祭服也卿大夫之妻
展衣為上緣衣次之此自祭於家故服其次者辟助
祭於公也
案周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
展衣緣衣鄭注賈疏三翟衣皆祭服王后褘衣二王
後之夫人亦褘衣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内
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
命婦其夫孤則服鞠衣卿大夫則服展衣士則服緣

衣也此六服之序上文主婦之被既為次則錫衣當是緣衣緣字與緆相似一譌而為緆再譌而為錫有由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被錫讀為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也賈疏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登城望戎州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吕姜髢是取賤者髮為髢也

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賈疏士妻之袂二尺二寸三分益一

故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案玉藻士褖衣亦謂其妻也追師注衣鞠衣展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次亦名髲鬄采蘩詩又謂之被則被字自可以髲鬄釋之不必改讀被錫二字為髲鬄也古者男女吉凶之衣衣身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袪則一尺二寸其下圜殺之侈袂者盖不圜殺其下而袪亦二尺二寸耳婦服雖連衣裳而衣裳固各自為度也若三尺三寸則衣太長裳太短不稱其

體矣況男子之殊衣裳者乎說已見喪服記　又案特牲士妻主婦綃衣疏云綃衣六服外之下者以士妻褖衣外更無衣故特牲自祭辟助祭于公則服六服外之綃衣若大夫妻助祭于公服展衣少牢自祭則有士妻之褖衣可服又何必服六服外之綃衣邪

鄭注大夫妻尊亦衣綃衣未確

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上不言主婦之位此不言盥如特

牲可知大夫尊亦得用朝事之豆籩乃於此惟用其二豆者遠下君禮也國君之豆籩惟盺用之而皆自其上者始　鄭氏康成曰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賈疏醢人職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彼天子八豆今大夫取二豆為饋食豐大夫禮故也

案大夫祭有饋食無朝事而用朝事之豆籩是豐之也然僅用其二而已則下於君不亦遠乎二義兼之聖人制禮之權衡此亦可見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

正義敖氏繼公曰贊者亦被緣衣侈袂婦人助祭者其服宜與主婦同亦如賔客之皆朝服也然則雖非内子其衣亦得侈袂矣主婦贊者云一人見其數止於此耳

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蠃力禾反注今文蠃為蝸

正義敖氏繼公曰以授主婦坐授之也故主婦不興

鄭氏康成曰葵菹在北縟賈疏韭菹在南醓醢在北次東葵菹在北蠃醢在南是縟也　賈氏公彦曰葵菹蠃醢亦天子饋食之豆

天子八豆此大夫取二而已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相如字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執俎皆匕者也不使載者設之亦大夫祭禮異也當俎北端在豕北也云特者明不

與之爲列也

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注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正義敖氏繼公曰金敦以金飾之也四敦皆然特見其一耳婦贊者即主婦贊者一人也不言主省文耳後放此以授主婦立授之也故主婦興受敦興受豆

籩不同禮貴相變也其後二敦則婦人賛者執以立于户外婦賛者一一反之以授于主婦盖婦賛者惟一人而已敦南首是北足也士喪禮曰敦啓會面足敦從設之首足異鄉盖有所象也但其制則不可得而攷矣執敦者面足而此設之南首則是設敦者亦鄉席爲之如設豆之面位矣

案四敦亦當如特牲陳于西堂主婦出房乃就取而入設之　又案士虞特牲皆有大羹湆少牢無之不

賓尸者亦然豈其辟尊者之禮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

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賈疏知象龜者以其蓋形龜象

故也

賈氏公彥曰天子敦簋兼有九嬪職云凡祭祀

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是天子八簋之外

兼用敦也特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變敦言簋容同

姓之士得從周制耳則同姓之大夫亦用簋與地官

舍人注圓曰簋孝經注云外方曰簋孝經緯鉤命決

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簠簋上圓下方

案凡敦皆有首足士喪禮用瓦敦而曰面足有足則有首可知是首非飾也啓會而猶云面足則首足之象亦不專在於蓋矣此以金爲飾則瓦敦其不飾者與特牲禮先云兩敦後云佐食分簋鉶二者互言之則一器而二名明矣至其形制前人說無定說闕之可也

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

會如字重直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酌奠酌酒為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賈疏先設醆乃酌酒酒尊物醆由尊者成故也特牲禮曰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重累之賈疏累之者以會蓋黍稷各二各自重累于敦南也敖氏繼公曰已酌奠即奠之於韭菹之南而東當所設會之西此文省也設于敦南郤而設于其南兩敦之南也云會復云蓋以明會之為蓋也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

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祝祝下之又反鬣良葉反淖乃孝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固西面矣復見之者嫌此時或異面也　鄭氏康成曰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賈疏曲禮文羊肥則毛柔豕肥則鬣剛　嘉薦葅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春秋傳曰奉粢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賈疏左氏桓六年傳文隨

季梁辭

右設餼祝神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陳樹義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八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之二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賈疏祭統云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位上皆逡巡辟位敬尸也賈疏尸出入時主人與賓在位祝入

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賈疏下經祝延尸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是後尸也

案入門以東為右西為左尸入門左將升西階也

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奉並芳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庭南沒霤賈疏庭南者于庭近南是沒盡門屋霤也特牲云尸入門北面盥繼門而言即亦沒霤者也

敖氏繼公曰庭南于入門

左之位為少北于此俟之亦異于士　李氏如圭曰槃匜簞巾先設于西階東尸入門左至門内霤三宗人奉器就之

案此宗人有三即特牲記所謂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執巾者在匜北也但彼未必皆宗人耳乃沃者記所謂沃尸盥者一人淳沃是也以授尸記所謂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也以受尸巾記所謂卒執巾者受也蓋奉簞巾之宗人初時巾在簞上至

尸卒盥乃坐奠簞取巾南面授尸至尸捝手卒而後受之以實于簞也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官曰大祝相尸禮賈疏彼注云謂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祝從從尸升自西階

敖氏繼公曰特牲禮尸至于階祝延尸祝從從其升而入也祝入亦南面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接神先入宜也　敖氏繼公曰上云尸入祝從則祝固已入矣復云祝先入者明其先于主人

右尸入

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户内祝在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乃卻居主人左　敖氏繼公曰在左者當為主人釋妥尸之辭也在左之義見聘禮

案室中西面主人之定位也祝位負北墉南面有事于神尸則變位

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賈疏特牲云尸啐酒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不得遂坐此經云答拜遂坐則無此數事大夫之禮尸彌尊也不告旨者為初亦不饗所謂曲而殺賈疏特牲禮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

圭為孝薦之饗是士賤不嫌得與人君同大夫尊嫌
與人君同故初不饗後亦不告旨也曲而殺禮器文

敖氏繼公曰尸不言則妥有辭矣尸于既拜乃坐
亦變于士所以升筵而未即坐者以主人尊故也
案不言以象神之恭默也　又案特牲尸先執奠祝
饗尸左執觶右取菹擩醢以祭又祭酒啐酒告旨又
祭鉶嘗之告旨所以執奠啐酒者彼有嗣舉奠之禮
故以此始之也少牢無舉奠故初即不啐酒與

祝反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未有事也賈疏釋祝反南面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賈疏言祝無事之義諸官各肅其事不須命故祝得反南面敖氏繼公曰妥尸事畢也南面云反以見從尸入時位在此不饗亦大夫禮異

案南面者祝先入之初位也迨致祝辭則在左至此尸坐祝無事復其先入之初位故曰反特牲妥尸後有祝饗命挼祭命爾敦諸事此既無之唯二佐食相尸食故祝反南面至尸告飽而後復西面于主人之

南侑食也

尸取韭菹辯換于三豆祭于豆閒辯音徧下並同換如員反又如悅反一作擩今文辯為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

案豆以菹為上醓次之韭菹又在葵菹之上故尸自取韭菹換于三豆以祭換于三豆則葵菹亦稍取之矣

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

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于葅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為墮祭　孔氏穎達曰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報陰也謂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肺陰類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　敖氏繼公曰牢一切肺羊豕各一也言兼與黍而不言稷見其尊者耳同猶兼也豆祭豆實所祭之處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于所舉者皆繫以尸明其爲尸物也肺脊先食舉之亦明不與他舉同重言上佐食者授舉之後尸有事也不言振祭嚌之文省耳右之蓋當尸前之南　鄭氏康成曰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敖氏繼公曰謂黍在尸右則尸以右手取之便也）　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　賈氏公彥曰舉尸牢肺脊坐而取

之興以授尸更坐而爾敦黍不因前坐也曲禮云飯黍毋以箸古者飯食不用匙箸就器中取之故移之席上以便尸食特牲云爾黍稷此不云稷者文不具

李氏如圭曰牢肺離肺也

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進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賈疏以其為尸特加故云加　敖氏繼公曰升自阼階者嫌進俎者必升自西階故以明之置亦横設之也　賈氏公彦

曰特牲三俎膚從豕俎故肵在腊北此五俎有膚俎故肵在膚北

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

正義鄭氏康成曰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賈疏公食大夫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敖氏繼公曰上佐食受與受

之也故下云坐設芼以菜和物之名祭鉶亦于豆祭也下篇云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祭于豆祭若公食禮用太牢則祭鉶于上鉶之間與此異

郝氏敬曰祭鉶嘗鉶以下皆右手為之

案尸祭非菹至此尸未有食者此羞羊鉶豕鉶而尸嘗羊鉶蓋羊為少牢必先嘗之以明大夫祭禮之正也

食舉

正義敖氏繼公曰特牲禮云乃食食舉謂一飯則食舉以安之也士昏禮亦然則此亦當先飯而後食舉也不言乃食文有脫漏也　鄭氏康成曰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為道也　賈氏公彦曰特牲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注云肺氣之主也脊體之貴也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是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特牲食舉下乃云羞所俎者是其正以食舉後尸即嚌幹之屬加于所俎也此食舉在

羞肵之下者由主人敬尸故先羞肵不退在下也

紫肵俎所以敬尸大夫士同也特牲先食舉後羞肵

此先羞肵後食舉禮尚相變耳如以此爲敬尸則是

士不敬尸也不可通矣

三飯飯父晚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以黍賈疏以前文先言爾黍故知先食黍也

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注古文幹爲肝

正義鄭氏康成曰幹正脅也賈疏上食舉是正脊故此食幹亦先取正脅也特牲云食幹鄭注長脅也彼序九體有長脅無代脅者鄭注云脊無中脅無前䏶于尊者故與此異也

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綪羊胾在南豕胾在北敖氏繼公曰謂羊在西列之南豕在東列之北敖氏繼公曰薦豆兼二列而言也無臐膮其遠別于太牢之禮與禮用太牢庶羞乃有膷臐膮

存疑鄭氏康成曰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賈疏特牲畧于少牢

故有臐膮此少牢二牲故不尚味而無臐膮也

案特牲畧反有臐膮而大夫無之此所謂舛也鄭注于特牲已誤故此為尚牲不尚味之說愈曲而愈支已

又案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生民詩于豆于登公食禮太羮湆不和實于鐙即登也此䰞及醢皆用兩瓦豆則薦豆用木豆而加豆用瓦豆與

尸又食食䰞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

加于肵横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

賈疏特牲少牢言三飯五飯九飯之等一口謂之一飯據小數而言

魚横之者異于肉

敖氏繼公曰尸食胾亦異于士横之象其在魚俎也此亦于俎為縮于人為横然則佐食於加物于肵俎之時其亦西面與賓尸益送之俎皆于羊俎南載之與此禮同

郝氏敬曰尸又食舉魚食胾四飯也

案凡言横載者皆據俎言言横之者皆據人言

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

正義鄭氏康成曰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畧之腊必舉肩以肩為終也别舉魚腊崇威儀　賈氏公彦曰特牲三舉獸魚以其牲少故也少牢二牲體足可舉故腊魚但一舉也腊如牲骨但舉一肩肩尊以為終取其成義特牲獸魚皆與牲體一時同舉而此别舉大夫之禮崇也特牲腊魚皆三舉故先舉腊後舉

魚少牢腊魚皆一舉故使魚在先腊在後肩取其終義故也　敖氏繼公曰肩右肩也骨體惟肩為尊腊但一舉故即用其尊者也别舉魚腊大夫禮異也此言上佐食受則前後所謂佐食受者皆其上者也

郝氏敬曰又食舉腊肩五飯也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舉幹也　郝氏敬曰又食舉牢骼六飯也

又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賈疏五舉者牢肺脊一也牢幹二也一魚三也腊肩四也牢骼五也　郝氏敬曰

又食不舉七飯也

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

正義鄭氏康成曰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賈疏與主人相更勸則尸飽　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賈疏尸北南面位

敖氏繼公曰侑尸之禮祝固不拜矣乃言之者嫌主人不拜祝獨侑則或當拜也祝獨侑亦與士禮異

通論賈氏公彦曰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亦當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蓋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也

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舉牢體始于正脊終于肩尊于始終賈疏正脊及肩皆體之貴者故先舉脊為食之始後舉肩為食之終尊之也　敖氏繼公曰三舉骨體始于幹終于肩亦自卑而尊也此禮或三飯而舉或一飯二飯而舉又別其魚腊各自為舉數皆與士異也　郝氏敬曰尸又食舉牢肩八飯也

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

正義敖氏繼公曰不飯而告飽又變于上　鄭氏康

成曰祝當贊主人辭　賈氏公彥曰以其西面是祝之有事之位故從負墉南面之位鄉西面位也

主人不言拜侑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賈疏祝言而不拜者疏也主人不言而拜者親也　敖氏繼公曰祝為之辭故不言也

尸又三飯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祝一飯為主人三飯尊卑之差

凡十一飯士九飯　敖氏繼公曰于舉肩之後又三飯為主人加也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受者尸授之也尸受牢幹而實舉于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　賈氏公彥曰上文初食舉謂正脊與牢肺不言置舉之所至此尸十一飯後乃言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約特牲舉肺脊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畢尸乃于菹豆上取而授

上佐食上佐食受而加于肵也　敖氏繼公曰佐食亦反上敦黍于其所經文畧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特牲禮既舉幹魚尸實舉于菹豆故食畢自舉加于肵與此禮異　郝氏敬曰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畢然後以授佐食也

案尸亦當如特牲實舉于菹豆經不見之者文畧也若左手執之以終十一飯則為尸者不亦勞乎冬寒

何以堪焉究當以注疏為正

右尸食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酳羊進反注古文酳作酌

正義敖氏繼公曰云北面酌酒見凡酌于此者之面位也尊東西設勺南枋而北面酌之則非酌于此者其面位亦可得而推矣　鄭氏康成曰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賈疏取饒羨之義故以為樂之

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長知丈反下並同 注古文縮為蹙）

正義鄭氏康成曰鹽在肝右便尸擩之（賈疏鹽在肝右據賓長西面手執而言尸東面若至尸前鹽在尸之左尸以右手取肝鄉左擩之是其便也）

敖氏繼公曰縮執俎者執其左右廉也肝進末即體進下之意鹽在肝右則羊肝在豕肝之左與祭禮進末則皆禮之肝從當進本也

案此如特牲所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是也

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兼兼羊豕　敖氏繼公曰于尸未授爵而主人拜故祝亦不相爵皆大夫禮異也下凡與特牲異者皆放此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醋才各反與酢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賈疏使祝代酌已是尊尸主人拜受訖又拜為俠拜是彌尊尸也敖氏繼公曰初拜固西面矣此言之者著受爵而反位也主人受酢爵而俠拜亦大夫禮異也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以綏祭綏呼規反與墮隋同注古文綏為肵敖氏改作授不可從後綏祭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綏或作挼挼讀為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　賈氏公彥曰周官守祧既祭則藏其

隋取墮減之義也主人受嘏之時先墮祭是以佐食授黍稷與主人為墮禮

存疑敖氏繼公曰綏當作授授祭者授主人以祭也以此使之祭若尊者賜之食然

案敖氏說已于特牲禮辨之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受佐食右手受墮于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為禮也尸恆坐有事則

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賈疏禮記云周坐尸曲禮云立如齊注云齊謂祭祀時則是尸常坐主人祭時則常立經云坐祭之謂墮祭尸餘是尸與主人為禮是主人有事乃坐也尸答主人拜乃立是尸有事則起也

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摶大官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三人皆為將執所嘏之物而盥敬其事也各取黍上者取于上敦下者取于下敦黍上敦在西下敦在東

鄭氏康成曰命祝以嘏辭賈疏謂命

祝使出嘏辭以嘏于主人下文是也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户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女並音汝來如字注古文嘏為格祿為福眉為微替為袂袂或為戴戴替聲相近

正義敖氏繼公曰受受黍也東北面鄉主人于户西者為尸致嘏宜近尸也來如來禹之來來之者欲其進而受黍也　鄭氏康成曰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

工官也承猶傳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　李氏如圭曰特牲尸親嘏主人此使祝嘏者大夫尸尊特牲無嘏文不具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來讀曰釐釐賜也

案承致即傳賜之意若來字作賜字解則于致字意為複

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

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内挂音卦注古文挂作卦

正義鄭氏康成曰詩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户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賈疏前已嚌之今復嘗之是重受祿之至納猶入也　敖氏繼公曰云坐奠爵是立聽嘏也興少進受黍復位乃坐祭嚌之也宰夫受黍主人左執爵乃取而嘗之而納之内謂籩中既嚌之復

嘗之亦大夫禮異也此嘏禮詳于特牲者大夫尊尚多儀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宰夫以籩受大夫之禮特牲祝以籩受士禮也春官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鄭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是王受嘏與大夫同也詩楚茨注

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揗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敕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天子嘏辭與大夫同

案特牲尸親嘏主人注云其辭則少牢有焉是士與大夫嘏辭相同但士尸親嘏不命工祝則首句須易耳天子諸侯嘏辭惟天保詩有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而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天子嘏辭也朱子以為公卿之嘏辭然末章云小大稽首禮大夫之臣不稽首公卿安得有小大稽首之事則當從孔疏以為天子之嘏辭與蔡邕集漢辭云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兆民勿替引之蓋推少牢大夫禮嘏辭而增損為之

右尸酢主人嘏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先設席乃酌獻之　鄭氏康成曰拜于席上室中廹狹　賈疏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檐以前名為庪棟北一架為室南壁而開户即是一架之開廣為室故云廹狹也

主人西面荅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拜送下尸　賈疏上主人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禮重此獻祝祝拜受主人答拜禮輕　敖氏繼公曰答拜即拜送也

案敖說固直截然經文于此不無輕重之差焉故兩存之

薦兩豆葅醢

正義敖氏繼公曰薦者亦宰夫也下篇云主婦獻祝宰夫薦棗糗此宜如之其設之亦葅在西醢在東葅醢謂韭葅醢醢也蓋祝籩以尸之上籩則其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也不賓尸禮主人主婦之薦皆以韭葅

醓醢則此可知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葵菹蠃醢　賈氏公彦曰上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葵菹蠃醢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是其常事今祝用之亦其常事故知用葵菹蠃醢也

案大夫祭雖無朝事而豆則以朝事之豆始之韭菹醓醢上經薦于尸者已然無嫌也祝殺其二以下於尸而韭菹醓醢則同敖氏以上籩例之是也更以聘

禮及公食大夫禮統觀之則識用豆之法矣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屬音燭尻渴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升下體祝賤也賈疏髀與短脅橫脊皆羊豕之下體屬于尻又腊之下體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賈疏魚在俎縮載今以羊豕魚腊四物共俎故橫而殊之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賈疏腊用左右胖故有兩髀尻在中髀與尻相連屬不殊

敖氏繼公曰牢髀右髀也橫脊短脅不二骨者俎實已多故此畧之魚橫之亦據人

而言也其義與加于脈者同牢皆用右髀腊兩髀不殊皆取尸俎之不用者耳腊亦髀者與牲並用故體亦放之祝俎一而已乃雜用五俎之物者見其尊也不賔尸之禮主人主婦俎亦然

案魚横之猶是縮載也牢體皆横于俎於人為縮魚殊之于俎為縮于人為横矣尻兩髀中有竅處也兩髀屬之則載于俎之末端與祝接神尤貴者故雖遠下尸而俎實之多猶爾也

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 賈疏

特牲尸俎有祭肺離肺祝俎有離肺無祭肺是下尸今大夫尸俎亦皆有祝則離肺祭肺俱無是遠下尸也

敖氏繼公曰祭俎取膚以祭也取膚以祭亦振祭嚌之既則反之于俎士虞餞尸以乾肉半尹為祭其祭之也振祭嚌之反之此膚乃俎實異于豆祭不可以置于地其儀當與乾肉之祭同不言振祭嚌之亦文省耳

案祝俎無肺者以賓尸用肺多也祭以膚者髀脊脅腸胃皆不便于祭也注又謂不嚌之膚不盛夫嚌者固不必其盛也敖氏以乾肉折俎之祭例之當矣

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㨎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

正義敖氏繼公曰肝牢當作牢肝俎牲俎也　鄭氏康成曰亦如佐食授爵乃興賈疏主人獻祝祝卒爵坐授主人爵興與二佐食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賈疏特牲祝卒角拜主人答拜以士卑故祝不賤此同

大夫尊故祝賤不拜既爵也

祭祝不拜既爵變于士禮亦以賓尸故畧也

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户内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取節于牖見其少西于其他之北面拜者也凡室中北面拜者皆在户牖閒其言户西者則近於户其言牖東者則近于牖

祭祝有席佐食無席經但著其位

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畧賈疏特牲佐食亦啐天子諸侯禮雖亡或對天子諸侯佐食啐乃卒爵貴故也　敖氏繼公曰拜蓋衍文祝與佐食皆不拜既爵者遠下尸亦大夫禮異也佐食興則出立于户外士虞記曰佐食無事則出户負依南面

案祝尚不拜既爵則佐食可知亦以賔尸故畧于正祭之旁禮也疏謂天子諸侯之佐食貴者天子諸侯

蓋不别立佐食如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大司寇奉犬牲皆佐食之職以六卿為之又雝詩云於薦廣牡相予肆祀以辟公為之諸侯亦當以卿大夫為之可知故云貴也

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

正義鄭氏康成曰佐食不得成禮于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　郝氏敬曰佐食室中受爵而不設俎俎在堂下兩階之間特牲記云佐食無事

則中庭北面俎即設於其所

存異鄭氏康成曰有脀而無薦亦遠下尸賈疏有脀即俎實也無薦無菹醢也旣無肺已是下尸又無薦是遠下尸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下篇獻衆賓以至于私人皆有薦脀佐食在衆賓之中又有上事不宜貶于私人但有脀而無薦此不云薦亦文畧也又不賓尸之禮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則此佐食有薦明矣折說見特牲記

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　敖氏繼公曰卒獻則主人受爵以實于下篚而升復位特牲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

案西上者上佐食之俎在西下佐食之俎在東也蓋亦順尸之面位而為之獻畢則亦自執其薦以降而

設于俎南與

右主人獻祝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户戶當從教作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女不相因賈疏言男女不相因者不相因爵也

敖氏繼公曰篚下篚也主婦亞獻用下篚之爵豈此時内篚未有爵與婦人不可以取爵於庭故有司為取之户字誤授受于户當言内外東西不宜單言也

下篇曰司宫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此户亦

當爲東與

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户西面拜

獻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户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賈疏特牲主婦北面拜注云辟内子也則是士妻卑不嫌得北面與君夫人同

也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士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

室東隅

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於主人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矣

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尸不啐而卒爵爲無從也

案特牲主婦亞獻時宗婦執兩籩主婦以設于敦南凡弟長以燔從此無者特牲室中成禮無賓尸于堂之事故即備籩燔此別行賓尸凡加豆加籩鉶燔之等皆于賓尸時進之禮各異也

易爵洗酌授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　敖氏繼公曰易爵易于下篚也酢而易爵亦内子禮異也下篚在洗西故因易爵而洗之凡尸酢不洗賔尸乃或有之

主婦拜受爵尸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婦受酢不夾爵拜亦變于不賔尸之禮

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注綏亦當作挼古文為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嘏夫婦一體　敖氏繼公曰士妻撫祭内子受祭又有于房于室之異皆相變也主婦既祭又祭酒乃卒爵下篇曰主婦立卒爵執爵拜

郝氏敬曰其綏祭如主人禮二佐食取四敦黍稷一切肺同也不嘏統于主人也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者有司贊者也

右主婦獻尸尸酢

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正義鄭氏康成曰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于房户外入授主婦　敖氏繼公曰此易爵于下篚則内篚初無爵明矣易爵于下篚乃不洗者辟祝為尸易爵之禮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贊者與主婦親授受亦變于初

案經不言授主婦贊者蒙上獻尸之文故省耳未必親授受也當以注為正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注今文曰祝拜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俠拜下尸也　敖氏繼公曰主婦必洗者為贊者終其事也獻祝可以不洗

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

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拜于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于内篚　敖氏繼公曰上云主人之北此云西面上云不興此云祭酒皆互見也

案主婦于祝及二佐食俱不俠拜者以降等則其儀簡也獻祝則洗二佐食不洗簡之中又有等也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尸西北面拜送爵尸祭

酒卒爵賔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正義賈氏公彦曰尸祭酒卒爵與特牲止爵異者特牲欲神恵之均于室中待夫婦致爵大夫禮有賔尸故不致爵爵不止也若然有司徹尸作止爵三獻致爵于主人主人不酢又不致爵于主婦其不賔尸賔獻尸止爵主婦致爵于主人酢主婦主人不致于主婦特牲主人與主婦交相致爵參差不同者大夫得賔尸故不致爵上辟人君其不賔尸者增酢主婦而

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爵具也

祝酌授尸賔拜受爵尸拜送爵賔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受酢而俠拜與夫奠爵拜執爵興之類皆放主人事尸之禮為之

右賔獻尸尸酢

賔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賔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賓尸禮殺　賈氏公彦曰祝與佐食俱事神及尸是以獻尸並及之今賓獻祝不及佐食者但為有賓尸則賓長之獻為祭末禮殺故不及佐食也敖氏繼公曰不卒爵故啐而奠之筵前席南也蓋北面奠之奠于此者明其與他奠爵之禮異也祝不卒爵又不及佐食蓋放不賓尸末獻之儀

右賓獻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李氏如圭曰特牲禮户外告利成此于階上尊者彌遠於尸　敖氏繼公曰階上亦皆序内

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謖疏屋反注謖或作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謖起也事尸之禮訖于廟門外賈疏

上祝迎尸于廟門畢又送尸于廟門案祭統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是以據廟門為斷　敖氏

繼公曰祝先先尸而行也其出户降階及門之時亦皆鄉尸而還詈如士虞記所云也尸出廟門祝宜告以主人將有事則尸于門外次中俟之士冠禮曰請醴賔賔就次　郝氏敬曰尸出于廟門外俟儐也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徹肵俎不出門示將賔尸之意也

不云尸俎未歸尸敖氏繼公曰不賓尸之禮尸出則佐食出尸俎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

敖氏繼公曰肵俎而以賓尸者賓尸之俎宜俱用尊體肵俎有肩骼之屬在焉不得不于是乎取之也終以歸尸故無嫌佐食亦上佐食也阼階南近於鼏者所升之處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肵俎而以賓尸者其本為不反魚肉耳賈疏曲禮云毋反魚肉謂食魚肉不反俎故尸食亦加肵俎今賓尸將更食魚肉當加于肵俎未得即送尸家故賓尸訖並後加者得歸之也

案尸不反魚肉故尸所舉者皆加于肵此釋所以設肵俎之意至于用肵俎以賓尸鄭固未之及也肵俎賓尸用其俎實以燅耳下篇無更設肵俎之文疏乃謂賓尸更食魚肉當更加于肵俎未協

右尸出祭畢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籑（籑與餕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禮四人籑明恵大也　賈氏公彦曰祭統云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

等而興施惠之象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是以

特牲二人餕惠之小者大夫四人餕則惠之大者也

郝氏敬曰對席室中東西對設席兩佐食兩賓為

四人

案設對席而四人餕則二人共一席矣西面之席當

少北以主人之位在其南也

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敖氏繼公曰三

餕亦盥升以特牲禮舉奠及長兄弟盥而推之也　賈氏公彦曰下佐食對之不謂東西相當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為對賓長二人備亦不東西相當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也　敖氏繼公曰賓長二人謂長賓及衆賓長也此佐食皆異姓故可使賓長對之　郝氏敬曰室中之事佐食與尸周旋久而闕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獻因得陪食也

案大夫不以嗣舉奠辟諸侯世子之禮也既不舉奠

故亦不與于餕下篇佐食不與于賓尸之禮蓋自餕而後佐食無事矣長賓在上佐食之左東面衆賓長在下佐食之左西面

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　賈氏公彦曰右之飯用手右之便也　郝氏敬曰上佐食居西席之右下佐食居東席之右故曰皆右之于

席上
案尸東面在奥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故知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
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注今文資作齎
正義鄭氏康成曰資猶減也減置于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　賈氏公彦曰兩下者二賓長於二佐食為下　敖氏繼公曰兩端當肩骼之處也羊俎兩端其于兩下亦皆為

右兩下是餕謂二賓長以此黍餕也餕主于二佐食故以二賓長為兩下

案凡俎皆橫設之此羊俎肩一端在南骼一端在北上文云徹所俎此云資黍則五俎之設自若也俎設自若不分簋而資黍于俎皆大夫禮異也

司士乃辯舉簋者皆祭黍祭舉注今文辯為徧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舉膚賈疏尸舉肺餕者下尸明不舉肺當舉膚特牲云佐食授舉各一膚此大夫禮亦然

敖氏繼公曰辯舉舉膚以授四人

膚即在特俎者

主人西面三拜籑者籑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

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

賈疏在西面席者嫌與主人同面拜故迴身南面也　敖氏繼公曰西面于其

位也言此者明其不為二人西面而易位拜之也奠

舉于俎亦各于其所近者與皆答拜答一拜也反取

舉復取舉于俎也言反者明其鄉者亦在手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賔食者荅拜無異文則是西面者亦西面拜矣

案主人之位近户在下餕之南注云在西面席者南面拜若西面則嫌於不鄉之理或然也

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湇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湇去及反音泣

正義鄭氏康成曰湇肉汁也　賈氏公彦曰神坐之上止有羊豕二鉶一進與上佐食一進與下佐食故

更羞二豆湇于兩下湇從門外鑊中來以兩下無鉶故進湇也　李氏如圭曰皆食食黍也食舉食膚也

敖氏繼公曰兩下資黍于俎又有湇無鉶皆下于上餕者也此二佐食衆賔也兩下賔長也餕則佐食反尊于賔長者以其勞于室事故報禮特重焉祝不餕者接神職尊不敢使之餕也二鉶上餕羊下餕豕然則二豆湇亦羊豕各一與

案祝不餕者不但以其尊此餕以二人對二人若以

祝則難乎其為對也

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户内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 注古文壹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答壹拜畧也 賈疏四餕皆拜主人總答一拜 敖氏繼公曰贊者蓋亦宰夫也每手將酌乃洗爵云洗三爵總言之耳若是謂酌授受也辯及於兩下也皆

不拜受爵者人多重勞主人一一荅之也籑餋者奠爵拜亦與士異荅一拜卒爵禮輕可以畧特牲二人籑其禮亦然凡大夫士之禮其荅卒爵拜者皆一拜也乃見之者嫌人多或旅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賈疏特牲使嗣子與兄弟餕為貴故拜受爵

案特牲籑者拜受爵少牢籑者不拜受爵亦禮之相變也非關餕者之貴賤而然凡餕之道每變以衆君

卿大夫皆餕焉豈有主祭者尊而餕反賤乎

餕者三人興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降反賓位　敖氏繼公曰不執

爵以出統於上餕也

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户内西面坐奠爵拜

上餕荅拜坐祭酒啐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自酢者上餕獨止當尸位尊

不酌也賈疏特牲上餕親酌醋主人此不親酌者上餕將𣪠主人故在尸位不可親酌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啐酒者為聽嘏凡既祭酒而未得即卒爵者必啐酒

案主人自酌者達簒之意欲酢主人且與特牲士禮相變也注謂上簒當尸位是也尊不酌恐未然特牲上簒亦當尸位其親酌也則謂之何

上簒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親嘏不使祝　敖氏繼公曰上簒親嘏且不以黍惟以辭别于尸也胡如胡福之胡

案特牲禮有祝辭無嘏辭祝曰𥫗養有以也見興惠逮下之意以士之餕者嗣子及長兄弟親者也親主於愛少牢禮有嘏辭無祝辭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則歸福于主人之意以大夫之餕者佐食及賓疏者也疏主於敬故也士冠禮注云胡猶遐也遠也

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重嘏故其禮盛至是乃云主人興

是坐而聽嘏也亦殺于尸

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正義敖氏繼公曰上養興出則是不受主人爵也主人莫爵上養不受示禮有終且為有司將徹之也出謂出户送謂送之于户外退上養退立於賔位也賔以出為退主人以入為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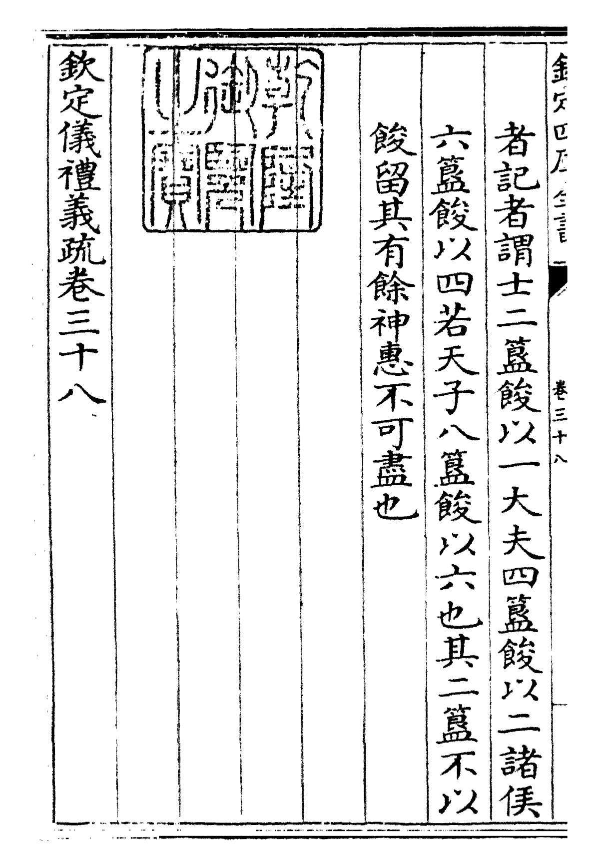
存疑鄭氏康成曰送佐食不拜賤　賈氏公彦曰賔主之禮賔出主人皆拜送此佐食賤故送之而不拜

案凡出而主人拜送者謂大門也上餕之出出于室戸耳尚未出廟門何縁有拜主人出戸而復入故云送稍異于餕者三人之出而主人不出也餕者三人興出注云出降反賔位此佐食胡獨異乎

右餕

案祭統言餕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餕其是矣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恵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于廟中也四簋黍

者記者謂士二簋餕以一大夫四簋餕以二諸侯六簋餕以四若天子八簋餕以六也其二簋不以餕留其有餘神惠不可盡也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八